

鄭逸梅選集

第四卷

顧廷龍題



鄭逸梅選集

第四卷

顧廷龍題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海滨 陈 恩
特邀编辑:李延沛 钱 晔
封面设计:王祖珍 李 梅
封面题签:顾廷龙
封 画 面:郑有慧

郑逸梅选集(第四卷)

Zhengyimei Xuanji

郑逸梅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黑龙江省教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3 10/16·插页 6

字数:780 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7-207-01322-1/G·167

(四~六卷) 定价:160 元

(全 六 册) 定价:3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厂质量科联系调换。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 147 号 邮编:150080

前 言

——追念先父郑逸梅老先生

1992年7月11日凌晨4时15分，先父郑逸梅先生因突发脑栓塞，溘然去世了。他面容安详，毫无痛苦地离开了人间。

先父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自1913年起，即投身民初时代的报界，笔耕了整整八十个寒暑。他去世后，港澳文化人士曾提议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因纵观中外作家，无有在九十八岁尚能著述，且日尽二三千言的，况八十年的写作史，也是无人可及的。我国章士钊先生寿至九十有四，但在九十二岁时，即长期养病住院，不再执笔了。英国的高寿作家罗素，于九十七岁去世；萧伯纳谢世时为九十四岁；邱吉尔九十一岁；毛姆九十岁。这些著名的高龄作家，未必都在逝世当年，仍有作品问世。先父却在临终前夕，完成了一篇七千字长文《画家潘天寿》，嘱我于次日发往海外，不料这竟是他的绝世之作了。他生前说过：“写作是我的第二生命，我写作终了之时，也就是我生命结束之日。”今果真应验了他自己说过的话。如果用李商隐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来比喻他老人家，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原来打算写至百岁，然后告别文坛，今此夙愿却未能实现。他生平著作达千万余言。199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郑逸梅选集》三卷本，合二百万字，都是他的一些代表作品，颇受读者喜爱，已经再版；今拟继续出版《选集》四、五、六卷，也有二百余万字。先父虽不能看到自己《选

集》四、五、六卷的出版，但这亦足以慰藉他的在天之灵了。

先父与我共同生活六十余载。他在晚年，因患白内障日益严重，除借助强烈台灯光线仍伏案写作不已外，不少文稿，是在他口述下，由我执笔代书的。另外，他右腕原先即有关节炎症，在浩劫时期，关入牛棚，被迫打扫校园卫生达二年之久，致左腕受损更剧，写字困难，字体不免歪斜，他又习惯于写繁体字，不明有些简化字的写法，所以稿子得由我誊写后，方可发出。有些资料上的文字，字迹细小，他无法辨认，再有翻检书籍，平时剪报贴报、积累资料、做索引备查，以及与报社、出版部门接洽事务等等，都由我来代劳了，因为我是他的惟一的独生子。我不是学文科的，退休前是高级经济师，但一生与他共同生活，耳濡目染，对他从事的文史工作，也就稍微知道一点，在家中等于长期担任他的“文字秘书”。今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李延沛先生所嘱，认为我对先父的一生最为了解，由我撰写前言，较为合适，我在恭敬不如从命、勉为其难的情况下，作此执笔了。

父亲自幼聪慧，尤以国文成绩在学校中名列前茅。我曾见到他的一本小学时代作文簿，从作文题目中，可见那时的小学学生，已熟读了不少名篇史册，否则这些题目是难以应付的，题如《弭边患议》、《读柳宗元〈捕蛇者说〉后感》、《汲黯矫制发粟论》等。他在一篇《约友泛舟石湖观月书》作文中，有“金风涤暑，玉露横秋，乌鹊南飞，方下梧桐之叶，银蟾夜皎，平移桂树之轮……”句，说明他在小学时代已通修辞，熟悉平仄了。老师在旁批注道：“以沉挚之思，运清灵之笔，无一敷衍语，无一支蔓语，平坦气爽，轩人眉宇，矚谷日出，阴霾全消”。可见，老师对他是十分器重的。

他的第一篇作品，发表于当时的《民权报》上。他十分钦佩那时在辛亥革命中起号角作用的《民立报》的一些作者。《民立报》创于1910年，社长于右任，撰稿人有宋教仁、陈其美、叶楚伦、章士钊、

徐血儿、范鸿仙、杨千里等。武昌起义前后,《民立报》每天都登载激励民气的评论文章。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窃得大权,残害革命志士,刺杀宋教仁。与《民立报》齐名的《民权报》,是当时揭露此案最早的一家报纸,先父那时还是一个小青年,也以尖锐言辞发表痛斥袁氏企图恢复帝制的文章。这些报纸,当时都设于上海租界,袁氏鹰犬鞭长莫及,于是由淞沪警察厅出面,发告示:“凡《民立》、《民权》、《民强》暨乱党各种机关报纸,立即禁止售卖,凡我人民亦应一体勿再购买。”《民权报》停刊后,由蒋箸超改编出版《民权素》杂志,先父在该刊辟专栏“慧心集”,每期连载,至1916年1月结束。他的“补白大王”雅誉,即在此时而得,是老报人徐卓呆、姚民哀提出,当时有家《小说新报》,已有“无白不郑补”之说了。

20年代,先父在苏州组织文学团体“星社”,有范烟桥、姚苏凤、范君博、顾明道等人参加,与施蛰存、戴梦鸥在杭州办的“艺社”互通声气。之后,他又主编《游戏新报》、《消闲月刊》,写稿名家有包天笑、周瘦鹃、叶楚伦、袁寒云、戚饭牛、徐枕亚、胡石予、吴双热、许指严、程瞻庐等。先父又担任了被称为我国三大报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的特约撰述,长期为三报写稿。他的第一本单行本著作《梅瓣》,是在1926年出版的。几年后,他在陆丹林、许半农的介绍下,参加了南社,得识了不少南社中的前辈。南社耆宿高吹万老先生,曾书写一副对联赠他:“人澹如菊,品逸于梅。”先父原姓鞠,古时“鞠”字与“菊”字通,后嗣郑姓,名际云,逸梅是他的号。他早年得一梦,见一方大石,上镌“逸梅”两字,醒后即以此为号,际云两字反而不用了。高吹万老先生这副八字对联,既镶嵌入了先父的名字,又涵盖了他的平生为人,毋须多作赘述了。

解放后,先父继续从事写作。1963年,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不久,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浪潮,海外有人造谣说,“大陆上的老作家都劳瘁致死了”等等。为了击破这些谎言,中央委托廖承志先生

指定某些老作家专门撰文刊载海外，先父即为第一个，因为他在海外拥有广大的侨胞读者，他以亲历的具体事实驳斥了这些谎言。直至他暮年，仍继续为统一祖国事业贡献力量。每年在春节前，由上海对台广播的“浦江之声”电台，发表他的录音讲话。他是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在市统战部以及各民主党派部门，每年所登载在海外报刊上的文章，他总是名列第一。因此，他获得了1989年全国第一届“老有所为精英奖”的荣誉奖章，由当时上海市市长朱镕基亲授给了他奖状。

先父一生除写作外，还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前，他在上海担任了多所高等院校的文学教授。30年代时，应聘上海音乐专修馆（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40年代初，除了担任《金钢钻报》总编、《永安月刊》主编外，又任志心学院教授；当时我国著名教育家蒋维乔先生开办诚明文学院，聘先父至该校授课；另在新中国工商学院任兼职教授；他再担任了国华中学校长，又兼课务本女中、徐汇中学、晋元中学等校的语文老师，因当时仅在一处谋职，是不够维持生活的。

他上的国文课，有独到之处，讲得也十分精采。每当上课时，非但教室满座，就连窗外、走廊，也站立了不少旁听学生，甚至还有教师。他认为，作为一个语文老师，首先自己的文章要写得好，否则何以示范？他每出作文题目，自己先做一篇，油印以后，发给学生作为观摩。对一些论说文，如《论曹操》，要求学生放开思想去写，从正面或反面论述均可。他自己则写出一正一反两篇作文，一篇引经据典，从正面评论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另一篇完全相反，持否定观点，两篇都有相当的说服力。他认为这样方能达到既锻炼文笔，又培养查据的好作风。他的这种教育方法，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先父一生忠厚，不重名利，自奉甚俭，是位典型的旧式知识分子。他常说：“荀子有言，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

戟。”他时时告诫家人：“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劝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他经常对我说：“世上无金窟，有之在于勤山劳水之间。”他的座右铭是：“求其所可求，求无不得；求其所不可求，求无一得。”先父的思想，以及某些个性，有人或许认为并不符合当今的一些潮流，但我却感到它是体现了一种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精神的。

他胸襟旷达，生活上不拘小节，平时有人即使对他不礼貌，他以为这人可能最近情绪不佳，纯属偶然，可以原谅。倘对方一再为之，超出了可以谅解的范围，他至多与此人逐渐疏远，亦不出恶声的。即使在“文革”的逆境中，他经历的大小批斗会，何止数百次之多，在批斗会上，红卫兵在两旁高呼“打倒反动学术权威郑逸梅”，他却低头在默念唐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抄家时，我家被整整抄掠去书籍、字画共七辆车子，事后他对人笑谑说：“我现在是真正的学富五车，无书不读了”，因为被劫夺去七车书籍，岂不超过五车了吗？而家中已不剩一本，不是无书可读了吗？

他在生活上非常随便，穿衣服很不注意，冷了不想加，热了也不脱，都需家人对之督促，方才更衣。他有偏食的习惯，喜食肉类，不爱吃鱼。晚年患胆囊炎，却仍喜啖胖蹄、肥肉，我们不得加以限制。我妻高肖鸿是位主任医师，在家中也等于是先父的私人保健医生，先父一切生活起居，饮食服药，都由她悉心照料，所以先父如此高龄，与她平时努力是分不开的。先父在95岁以前，仍犹如一个中年人，能外出挤公共车辆，后因近年车祸日多，我们不让他单独外出了。96岁时，他曾患小中风，当时正伏案写作，突然摔倒，幸而周围都是书籍，人倒在书堆上，未受意外损伤，事后他认为是书救了他。他喜欢陆放翁的两句诗：“一笑不妨闲过日，双衰忧死却成痴”。他的达观，襟怀坦白，是他长寿的主要原因。

过去有人问他的生日，他指着这副“人澹如菊，品逸于梅”的楹

联说，我的生日是菊花盛开之时，也就是九月（农历）。他还诙谐地说：“我的死期，也可提早告诉你，是五月，因为李白有诗：‘江城五月落梅花’。江城即也可说是上海的黄浦江，梅花落下之日，也就是我离开人间了。”先父逝世是在农历六月，在这一点上，他虽未言中，却相距不远的。

先父在逝世前的几年内，有数事是他颇感自慰的。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为抢救我国文化名人生前声音档案，经上级批准，收集并灌录了第一批七人的密纹唱片，每片由本人讲话一个小时，录于唱片上，以作永久性档案保存，这七人为：巴金、郑逸梅、刘海粟、贺绿汀、曹禺、俞振飞、万籟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部分代表作《郑逸梅选集》；上海图书馆于1992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文化界名人手稿陈列室，经过严格选择，共搜集了自清末民初起的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以及近代的鲁迅、郭沫若、巴金、冰心等人，先父以54万言《南社丛谈》手稿，亦陈列其间。

郑汝德

1996年4月作于上海寓所

目 录

梅庵谈荟

前言	3
自志	5

人物品藻录

郑大鹤之豆簪	6
梁鼎芬闲居也是园	7
况蕙风两度置妾	8
陈蜕庵之画	9
赛金花埋骨陶然亭	10
天南遁叟之故居	11
林琴南之耿介	12
胡展堂之红豆缘	13
毕倚虹致死之我闻	14
方地山所藏之古泉	15
临芥子园致死之周备笙	17
养寿园之徙南道人	18
制联名手王均卿	19
杨古酝之容忍	20

梁任公推崇黄公度	21
李芋仙之知遇	23
吴双热之《孽冤镜》	24
陈石遗游鄞都城	25
易实甫信日者言	26
张謇公之《谦亭杨柳诗》	27
恽铁樵之诗谜癖	28
曾孟朴在小说史上之地位	29
赵伯先赠吴樾诗	30
杨东山之海上墨林	31
余天遂父子同葬	32
王季欢之啖蟹趣史	33
樊樊山自负诗才	34
黄季刚之凶宅	35
廖仲恺蓄蟋蟀	36
严复与帝制	37
舒问梅之绮遇	38
王严士之劝孝词	39
破宋案有功之何海鸣	41
范鸿仙与叶楚傖之酒缘	43
步林屋不善制联	44
程瑶笙生死同日	45
袁翔甫之《望江南》词	46
曲园老人外纪	48
饭牛翁丑诋李伯元	49
关于徐锡麟之一页史乘	50
彭雪琴辍园画梅	52

奚燕子之往日风流	53
汤蛰仙迷恋九花娘	54
崔通约好语如珠	55
段祺瑞之棋友	56
苏曼殊与邵元冲之友谊	57
朱梁任之招国魂幡	58
章太炎有仙骨	59
张园安垲第之四大金刚	61
徐忠明之笼钩	64
俞剑华之头风症	64
俞金门贤乔梓	66
康南海腕下有鬼	67
清道人之一圆会	68
陆凤石主讲蕊珠书院	69
吴昌硕卜居升吉里	70
蒲作英之九琴十砚斋	71
端午桥之胆怯	72
丁文江恶竹	73
潘祖荫之风趣	74
李合肥之书法	75
张南皮一怒毙妇	76
谭浏阳学剑于大刀王五	77
钱三之骗术	78
刘铁云遗物散失	79
郁达夫之旧诗	80
吕碧城放诞风流	81
胡夫人遣金造桥	82

黄克强引咎自责	85
史坚如好金石	85
语溪徐自华之遗诗	86
追记总理蒙难一佚事	87
王铁珊朴俭无华	88
徐花农手写梅芝诗	88
邓秋门早夭	90
杨士骧喜啖羊肉	91
周实丹烈士之亲笔墨迹	92
袁项城五子百衲之诗才	93
纪孙癸媛《宝盖图官秘史》一案	94
汪优游之生前	95
张少轩之愚忠	96
潘博山搜藏尺牍	97
报界前辈汪穰卿	99
郑海藏之惟一知己	100
南开大学之创办人严范孙	101
江建霞与谭延闿	102
汪鸥客之《寒庐茗话图》	103
纪《申报》前任主笔蔡紫猷	104
味园主人郁葆青	105
吴癸庵藏曲六百种	106
唐群英追慕秋侠	107
谈艺人瞿子冶	108
傅屯艮之《红薇感旧图》	110
李莼客能画	111
罗瘦公与程艳秋	112

蒋蕙卿之遗韵·····	112
杨秉桂之画兰隽语·····	114
胡朝梁以数目字为对偶·····	115
刘三之风义·····	116

小阳秋

任伯年之塑像·····	117
吴昌硕及其弟子·····	118
邵元冲夫妇之隽才·····	119
林琴南卖画·····	120
从高太痴说到希社·····	122
郑叔问啸傲烟霞·····	123
毕倚虹受业于黄季刚·····	124
鲁迅称许《绿野仙踪》·····	125
顾子山之名联·····	125
吴中怡园琴会之十四人·····	127
萍社之五虎将·····	128
宋哲元之大刀·····	129
诗简传情之徐枕亚·····	130
张宗昌办《新鲁日报》·····	131
陆士谔之龙泉剑·····	132
赛金花结识孙三儿·····	133
柳余之交谊·····	134
苏佩秋之闺律·····	136
金鹤望主讲国学会·····	137
郑娱清之示儿诗·····	138
程瑶笙论画·····	139

蔡松坡与唐继尧·····	140
章太炎之私生活·····	142
岭南画家高奇峰·····	143
翁铜士崇拜甘地·····	144
冯春航之往事·····	144
上海最早之唱歌教师沈心工·····	146
野鸡大王徐敬吾·····	146
梁鼎芬追念端 溥阳 ·····	147
严复是预言家·····	148
窒息而死之沈道非·····	149
苏曼殊居江上藏书楼·····	150
周人菊才思敏捷·····	150
燕谷老人之燕园·····	151
追忆报人谈善吾·····	152
张啬公秋夜草疏·····	154
杨云史临死赋攘夷颂·····	154
薰葬赤柱山头之谭元博·····	155
梁鸿志口头之龚老师·····	156
网师园旧主张今颇·····	157
王克敏之狐臊气·····	158
光复上海之四烈士·····	159
魏迪元工诗·····	160
顾佛影与邹翰飞·····	161
胡雪岩之世系·····	162
周湘之风义·····	163
从楚园想到刘公鲁·····	164
玉树临风之陆子美·····	165

沈心海获芝志喜·····	165
郑稚辛之柳下居·····	166
梅王阁上人沈蔚文·····	167
庄吕尘抑郁致死·····	168
口译《茶花女遗事》之王晓斋·····	169
戚饭牛自称白头官监·····	170
王季迁发现郑所南兰卷流入美国·····	171
黄蕙农多斋名·····	172
蒙古诗人三六桥·····	173
曹瓌衡踏雪访诗人·····	174
周玉山之养生歌·····	175
裴伯谦珍藏被窃·····	176
访问今觉庵周梅泉·····	177
狄平子六月披裘·····	178
落花诗著名之沈太侔·····	180
陈蝶仙教佣仆识字·····	181
冒鹤亭藏冒巢民画像·····	182
钱士青表彰武肃王·····	183
徐树铮携笛工赴欧·····	184
袁寒云手稿·····	185
文公达考证扶桑非日本·····	186
蒋蕙卿之穷困·····	187

逸梅随笔

题逸梅随笔·····	191
前言·····	192
民国以来几种笔记·····	194

《新闻报》和《申报》的副刊·····	208
《钏影楼回忆录》的刊行·····	211
包天笑办秋星出版社·····	213
《逸经》的最后一期·····	214
天王府与《清史稿》·····	216
回忆几种妇女杂志·····	217
旧时杂志的形式·····	219
上海游戏场报·····	220
上海的小报弄·····	224
报坛小趣事·····	225
太虚幻境式的报中报·····	226
文史资料之我见·····	226
最满我意的刊物·····	228
我的两种重版书·····	229
从《轰天雷》谈到沈北山·····	230
译林片叶·····	231
书林迈步拾残叶·····	233
《墨林轶事》·····	234
谈《乐石集》·····	235
王蘧常的章草·····	236
鉴赏家钱镜塘·····	237
吴湖帆为八骏之一·····	239
承名世的画艺考据·····	240
郑午昌《剡溪揽胜图》·····	241
凌虚的《鱼藻图》·····	242
书联一万四千多件的唐驼·····	243
画艺交流气象新·····	244